詩書古訓

序

萬世之學以孔孟為宗孔孟之學以詩書為宗學不宗孔孟必入於異端孔孟之學所以不雜者守商周以來詩書古訓以為據也詩三百篇尚書數十篇孔孟以此為學以此為教故一言一行皆尊奉不疑即如孔子作孝經子思作中庸孟子作七篇每講一義多引詩書以為證據若曰世人亦知此事之義乎詩曰某某即此也書曰某某即此也否則尚恐自說有偏弊不足以訓於人是周時孔孟之引訓於詩書猶今人之引訓於論語孟子也試觀孔子最重孝道孝

道推本文王周公是故孝經引詩孝子不匱聿修厥德引書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孟子最重性善性善推本於孔子孔子推本於詩是故引烝民秉彝物則懿德此最明著人人皆知者也又春秋時列國君卿大夫引詩書者亦皆明著者也耐何後儒臆造諸說以擬聖經若法言以後等書世人樂講其書而反荒詩書乎元錄詩書古訓六卷乃總論語孝經孟子禮記大戴記春秋三傳國語爾雅十經此十經中引詩書為訓者采繫於詩書各篇各句之下降至國策罕引詩書極至暴秦雜燒詩書偶語詩書者棄市動輒族

誅殺降以殺戮爲功德詩書所褩豈不大哉漢興祀孔子詩書復出朝野誦習人心反正矣子史引詩書者多存古訓惟恐不能盡醇則低寫一格附之於後以晉爲斷蓋因漢晉以前尚未以二字爲訓所說皆在政治言行不尙空言也然此所寫列者皆古聖賢子史已經引出之訓其未經引證者若伏而讀之訓而行之引申觸類章句正極多矣

道光十六年阮元序於集賢院直廬

昔　家大人撰集十三經經郛一時所采之書未得詳盡且抄胥遺錯不能付刊久藏於篋道光十

五六年在京師欲撰詩書古訓將詩書二經提出錄成六卷付門下士畢韞齋光琦校定之刪節之增補之遂爲完書道光十九年冬十二月阮福謹識

詩書古訓卷一

詩

尚書舜典詩言志

論語泰伯子曰興於詩　季氏嘗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對曰未也不學詩無以言鯉退而學詩　陽貨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草木鳥獸之名

孟子離婁下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

禮記王制命太史陳詩以觀民風　樂記詩言其志也　經解温柔敦厚詩教也

荀子勸學篇詩書故而不切

國風

禮記樂記師乙曰正直而靜廉而謙者宜歌風

荀子大畧篇國風之好色也其傳曰盈其欲而不愆其止其誠可比於金石其聲可內於宗廟

周南召南

論語陽貨子謂伯魚曰女爲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

春秋左氏襄二十九年傳吳公子札來聘請觀於
周樂使工爲之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猶
未也然勤而不怨矣
孔叢子記義孔子讀詩及小雅喟然而嘆曰吾
於周南召南見周道之所以盛也
漢書匡衡傳臣竊考國風之詩周南召南被聖
賢之化深故篤於行而廉於色
關雎后妃之德也
論語八佾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
儀禮鄉飲酒禮乃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

鵲巢采蘩采蘋

淮南子泰族訓關雎興於鳥而君子美之爲其雎雄之不乖居也

韓詩外傳卷五子夏問曰關雎何以爲國風始也孔子曰關雎至矣乎夫關雎之人仰則天俯則地幽幽冥冥德之所藏紛紛沸沸道之所行如神龍變化斐斐文章大哉關雎之道也萬物之所繫羣生之所懸命也河洛出書圖麟鳳翔乎郊不由關雎之道則關雎之事將奚由至矣哉

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周道缺詩人本之衽席關雎作　孔子世家古者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禮義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始於衽席故曰關雎之亂以爲風始

漢書杜欽傳是以佩玉晏鳴關雎歎之知好色之伐性短年離制度之生無厭天下將蒙化陵夷而成俗也故詠淑女幾以配上忠孝之篤仁厚之作也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禮記緇衣子曰唯君子能好其正小人毒其正故君子之朋友有鄉其惡有方是故邇者不惑而遠者不疑也詩云君子好仇

列女湯妃有㜪傳有㜪之妃湯也統領九嬪後宮有序咸無妬媢逆理之人卒致王功君子謂妃明而有序詩云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言賢女能爲君子和好衆妾其有㜪之謂也

漢書匡衡傳孔子論詩以關雎爲始言太上者民之父母后夫人之行不侔乎天地則無以奉神靈之統而理萬物之宜故詩曰窈窕淑女君

子好仇言能致其貞淑不貳其操情欲之感無介乎容儀宴私之意不形乎動靜夫然後可旨配至尊而爲宗廟主此綱紀之首王教之端也

求之不得寤寐思服

鹽鐵論執務賢良曰孟子曰堯舜之道非遠人也而人不思之耳詩云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有求如關雎好德如河廣何不濟不得之有

鐘鼓樂之

論語泰伯子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

韓詩外傳卷一古者天子左五鐘將出則撞黃鐘而右五鐘皆應之馬鳴中律駕者有文御者有數立則磬折拱則抱鼓行步中規折旋中矩然後太師奏升車之樂告出也入則撞蕤賓以治容貌容貌得則顏色齊顏色齊則肌膚安蕤賓有聲鵠震馬鳴及倮介之蟲無不延頸以聽在內者皆玉色在外者皆金聲然後少師奏升堂之樂即席告入也此言音樂相和物類相感同聲相應之義也詩云鐘鼓樂之此之謂也

卷五孔子曰夫六經之策皆歸論汲汲蓋取之

乎關雎關雎之事大矣哉馮馮翊翊自東自西自南自北無思不服子其勉強之思服之天地之間生民之屬王道之原不外此矣子夏喟然嘆曰大哉關雎乃天地之基也詩曰鼓鐘樂之

是刈是獲

爾雅釋訓是刈是穫穫煮之也

服之無斁

禮記緇衣子曰苟有車必見其軾苟有衣必見其敝人苟或言之必聞其聲苟或行之必見其成葛覃曰服之無射

言告師氏言告言歸

白虎通嫁娶婦人所以有師何學事人之道也

詩云言告師氏言告言歸

采采卷耳不盈頃筐嗟我懷人寘彼周行

春秋左氏襄十五年傳君子謂楚於是乎能官人官人國之急也能官人則民無覦心詩云嗟我懷人寘彼周行能官人也王及公侯伯子男甸采衛大夫各居其列所謂周行也

荀子解蔽篇詩云采采卷耳不盈頃筐嗟我懷人寘彼周行頃筐易滿也卷耳易得也然而不

可以貳周行

淮南子俶眞訓今矰繳機而在上罔罟張而在下雖欲翺翔其勢焉得故詩云采采卷耳不盈傾筐嗟我懷人寘彼周行以言慕遠世也

宜爾子孫繩繩兮

韓詩外傳卷九孟子少時東家殺豚孟子問其母曰東家殺豚何爲母曰欲啖汝其母自悔而言曰吾懷姙是子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胎教之也今適有知而欺之是教之不信也乃買東家豚肉以食之明不欺也詩云宜爾子孫繩

繩兮言賢母使子賢也　田子爲相三年歸休得金百鎰奉其母母曰爲相三年不食乎治官如此非吾所欲也孝子之事親也盡力致誠不義之物不入於館爲人子不可不孝也子其去之詩曰宜爾子孫繩繩兮言賢母使子賢也

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

禮記大學詩云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國人

肅肅兎罝椓之丁丁

墨子尙賢上文王舉閎夭泰顚於罝罔之中授

之政西土服
列女楚接輿妻傳君子謂接輿妻爲樂道而遠害夫安貧賤而不怠於道者唯至德者能之詩曰肅肅兎罝椓之丁丁言以怠於道也
赳赳武夫公侯干城
春秋左氏成十二年傳世之治也諸侯閒於天子之事則相朝也於是乎有享宴之禮享以訓共儉宴以示慈惠共儉以行禮而慈惠以布政政以禮成民是以息百官承事朝而不夕此公侯之所以扞城其民也故詩曰赳赳武夫公侯干城及其亂

也諸侯貪冒侵欲不忌爭尋常以盡其民畧其武夫以爲已腹心股肱爪牙故詩曰赳赳武夫公侯腹心天下有道則公侯能爲民干城而制其腹心亂則反之

呂氏春秋報更宣孟德一士猶活其身而況德萬人乎故詩曰赳赳武夫公侯干城濟濟多士文王以寧人主胡可以不務哀士

鹽鐵論備胡好事之臣求其義責之禮使中國干戈至今未息萬里設備此兎罝之所刺故小人非公侯腹心干城也

忠經武備章故得師盡其心竭其力致其命是以攻之則克守之則固武備之道也詩云赳赳武夫公侯干城

肅肅兎罝施于中林

中論法象夫幽微者顯之原也孤獨者見之端也胡可簡也胡可忽也是故君子敬孤獨而愼幽微雖在隱蔽鬼神不得見其隙也詩云肅肅兎罝施于中林處獨之謂也

芣苢后妃之美也

列女蔡人之妻傳女曰且夫采采芣苢之草雖

其臭惡猶始於捋采之終於懷擷之浸以益親況於夫婦之道乎彼无大故又不遣妾何以得去終不聽其母乃作芣苢之詩

南有喬木不可休息漢有游女不可求思

韓詩外傳卷一孔子南遊適楚至於阿谷之隧有處子佩瑱而浣者孔子曰彼婦人其可與言矣乎抽觴以女不可求思此之謂也

汝墳婦人能閔其君子猶勉之以正也

列女周南之妻傳生於亂世不得道理而迫於暴虐不得行義然而仕者爲父母在故也乃作

詩曰魴魚赬尾王室如燬雖則如燬父母孔邇

蓋不得已也君子以是知周南之妻而能匡夫

也

雖則如燬父母孔邇

韓詩外傳卷一枯魚銜索幾何不蠹二親之壽

忽如過隙樹木欲茂霜露不使賢士欲成其名

二親不待家貧親老不擇官而仕詩曰雖則如

燬父母孔邇此之謂也　卷九孔子曰雖有國

士之力不能自舉其身非無力也勢不便也是

以君子入則篤孝出則友賢何爲其無孝子之

名詩曰父母孔邇

維鵲有巢維鳩居之

春秋左氏昭元年傳趙孟爲客禮終乃宴穆叔賦鵲巢註鵲巢詩召南言鵲有巢而鳩居之喻晉君有國趙孟治之　趙孟曰武不堪也

采蘩夫人不失職也

禮記射義士以采蘩爲節采蘩者樂不失職也

春秋左氏隱三年傳風有采蘩采蘋雅有行葦泂酌昭忠信也　昭元年傳又賦采蘩曰小國爲蘩大國省穡而用之其何實非命

于以采蘩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

春秋左氏文三年傳君子是以知秦穆公之爲君也舉人之周也與人之壹也詩曰于以采蘩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秦穆有焉

公侯之宮

獨斷宗廟之制古學以爲人君之居前有朝後有寢終則前制廟以象朝後制寢以象寢廟以藏主列昭穆寢有衣冠几杖象生之具總謂之宮月令曰先薦寢廟詩曰公侯之宮頌曰寢廟奕奕言相連也

未見君子憂心忡忡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降

春秋左氏襄二十七年傳鄭伯享趙孟於垂隴子展賦草蟲註草蟲詩召南曰未見君子憂心忡忡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降以趙孟爲君子趙孟曰善哉民之主也抑武也不足以當之

鹽鐵論論誹堯得舜禹而鯀殛驩兜誅趙簡子得叔向而盛青肩詘語曰未見君子不知僞臣詩云未見君子憂心忡忡既見君子我心則降此之謂也

後漢書東平憲王蒼傳帝報書曰雖內用克責而不知所定得王深策怳然意解詩不云乎未

見君子憂心忡忡既見君子我心則降

未見君子憂心惙惙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說

韓詩外傳卷一孔子曰君子有三憂弗知可無憂與知而不學可無憂與學而不行可無憂與詩曰未見君子憂心惙惙

說苑君道惡惡道不能甚則其好善道亦不能甚好善道不能甚則百姓之親之亦不能甚詩云未見君子憂心惙惙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說詩之好善道之甚也如此

采蘋大夫妻能循法度也

禮記射義卿大夫以采蘋爲節采蘋者樂循法也

昏義是以古者婦人先嫁三月祖廟未毁教于公宫祖廟既毁教于宗室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教成祭之牲用魚芼之以蘋藻所以成婦順也

誰其尸之有齊季女

春秋左氏襄二十八年傳穆叔曰伯有無戾於鄭鄭必有大咎敬民之主也而棄之何以承守鄭人不討必受其辜濟澤之阿行潦之蘋藻寘諸宗室季蘭尸之敬也敬可棄乎

甘棠美召伯也

春秋左氏襄十四年傳士鞅對曰武子之德在民如周人之思召公焉愛其甘棠況其子乎　昭二年傳宴於季氏有嘉樹焉宣子譽之武子曰宿敢不封殖此樹以無忘角弓遂賦甘棠註甘棠詩召南名伯息於甘棠之下詩人思之而愛其樹武子欲封殖嘉樹如甘棠以宣子比召公宣子曰起不堪也無以及召公

鹽鐵論授時古者春省耕以補不足秋省斂以助不給民勤於財則貢賦省民勤於力則功業牢爲民愛力不奪須臾故召伯聽斷於甘棠之下爲妨農業之務也

史記燕召公世家召公廵行鄉邑有棠樹决獄政事其下自侯伯至庶人各得其所無失職者召公卒而民人思召公之政懷棠樹不敢伐歌詠之作甘棠之詩

漢書王吉傳昔召公述職當民事時舍於棠下而聽斷焉是時人皆得其所後世思其仁恩至乎不伐甘棠甘棠之詩是也

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

春秋左氏定九年傳鄭駟歂殺鄧析而用其竹刑君子謂子然於是乎不忠詩云蔽芾甘棠勿剪勿

伐召伯所茇思其人猶愛其樹況用其道而不恤其人乎子然無以勸能矣

韓詩外傳卷一昔者周道之盛召伯在朝有司請營召以居召伯曰嗟以吾一身而勞百姓此非吾先君文王之志也於是出而就蒸庶於阡陌隴畝之間而聽斷焉召伯暴處遠野廬於樹下百姓大悅耕桑者倍力以勸於是歲大稔民給家足其後在位者驕奢不恤元元稅賦繁數百姓困乏耕桑失時於是詩人見召伯之所休息樹下美而歌之詩曰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

伯所茇此之謂也

說苑貴德詩曰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傳曰自陜以東者周公主之自陜以西者召公主之召公述職當桑蠶之時不欲變民事故不入邑中舍于甘棠之下而聽斷焉陜閒之人皆得其所是故後世思而歌詠之善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歌詠之夫詩思然後積積然後滿滿然後發發由其道而致其位焉百姓嘆其美而致其敬甘棠之不伐也政教惡乎不行孔子曰吾於甘棠見宗廟之敬

也其尊其人必敬其位順安萬物古聖之道幾

哉

白虎通封公侯王者所以有二伯者分職而授

政欲其亟成也王制曰八伯各以其屬屬於天

子之老曰二伯詩云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

所茇　巡狩又曰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

茇言邵公述職親說舍於野樹之下也

漢紀卷二十九或說天子五廟而無其文說中

宗高宗者宗其道而毀其廟名與實異非尊賢

貴功之道也詩云蔽芾甘棠勿剪勿伐思其人

猶愛其樹況宗其道而毀其廟乎

豈不夙夜畏行多露

春秋左氏僖二十年傳君子曰隨之見伐不量力也量力而動其過鮮矣善敗由己而由人乎哉詩曰豈不夙夜畏行多露　襄七年傳晉韓獻子告老公族穆子有廢疾將立之辭曰詩曰豈不夙夜畏行多露

雖速我獄室家不足

列女召南申女傳夫家輕禮違制不可以行遂不肯往夫家訟之於理致之於獄女終以一物

不具一禮不備守節持義必死不往而作詩曰

雖速我獄室家不足言夫家之禮不備足也

雖速我訟亦不女從

列女召南申女傳君子以爲得婦道之儀故舉

而揚之傳而法之以絕無禮之求防淫慾之行

焉又曰雖速我訟亦不女從此之謂也

羔羊鵲巢之功致也

孔叢子記義於羔羊見善政之有應也

退食自公委蛇委蛇

春秋左氏襄七年傳穆叔曰孫子必以爲臣而君

過而不悛亾之本也詩曰退食自公委蛇委蛇謂

從者也橫而委蛇必折

摽有梅

春秋左氏襄八年傳晉范宣子來聘公享之宣子

賦摽有梅季武子曰誰敢哉今譬於草木寡君在

君君之臭味也歡以承命何時之有

夙夜在公實命不同

韓詩外傳卷一故君子矯褐趨時當務爲急傳

云不逢時而仕任事而敦其慮爲之使而不入

其謀貧焉故也詩曰夙夜在公實命不同

舒而脫脫兮無感我帨兮無使尨也吠

春秋左氏昭元年傳子皮賦野有死麕之卒章註野有死麕詩名南卒章曰舒而脫脫兮無感我帨兮無使尨也吠脫脫安徐帨佩巾義取君子徐以禮來無使我失節而使狗驚吠喻趙孟以義撫諸侯無以非禮相加陵

仁如騶虞則王道成也

周禮大司樂及射令奏騶虞

儀禮鄉射禮樂正東面命大師曰奏騶虞間若一

大師不興許諾樂正退反位乃奏騶虞以射

禮記射義天子以騶虞爲節騶虞者樂官備也

壹發五豝于嗟乎騶虞

新書禮禮者臣下所以承其上也故詩云一發五豝吁嗟乎騶虞騶者天子之囿也虞者囿之司獸者也天子佐輿十乘以明貴也貳牲而食以優飽也虞人翼五豝以待一發所以復中也人臣於其所尊敬不敢以節待敬之至也甚尊其主敬慎其所掌職而志厚盡矣作此詩者以其事深見良臣順上之志也良臣順上之志者可謂義矣故其嘆之也長曰吁嗟乎雖古之善爲人臣者亦若此而已

邶風

春秋左氏襄二十九年傳爲之歌邶鄘衛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

漢書地理志河內本殷之舊都周既滅殷分其畿內爲三國詩風邶鄘衛國是也邶以封紂子武庚鄘管叔尹之衛蔡叔尹之以監殷民謂之三監故書序曰武王崩三監畔周公誅之盡以其地封弟康叔號曰孟侯以夾輔周室遷邶鄘之民于雒邑故邶鄘衛三國之詩相與同風邶詩曰在浚之下鄘曰在浚之郊邶又曰亦流于

淇河水洋洋鄘曰送我淇上在彼中河衛曰瞻
彼淇奥河水洋洋
我心匪鑑不可以茹
韓詩外傳卷一故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
衣莫能以己之皭皭容人之混汚然詩曰我心
匪鑑不可以茹
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
韓詩外傳卷一王子比干殺身以成其忠柳下
惠殺身以成其信伯夷叔齊殺身以成其廉此
三子者皆天下之通士也豈不愛其身哉爲夫

義之不立名之不顯則士恥之詩曰我心匪石
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此之謂也　子
貢曰嘻先生何病也原憲抑而應之曰憲聞之
無財之謂貧學而不能行之謂病憲貧也非病
也若夫希世而行比周而友學以爲人敎以爲
已仁義之慝車馬之飾衣裘之麗憲不忍爲之
也詩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
也　言不務多務審所行而已行既已尊之言
既已由之若肌膚性命之不可易也詩曰我心
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　卷九乳

毋應之曰吾聞忠不毗上勇不畏死凡養人子者生之非務殺之也豈可見利畏誅之故廢義而行詐哉吾不能生而使公子獨死矣詩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

新序節士蘇武留十餘歲竟不降下可謂守節臣矣詩云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蘇武之謂也

列女衛宣夫人傳弟立請曰衛小國也不容二庖請願同庖終不聽衛君使人愬於齊兄弟齊兄弟皆欲與君使人告女女終不聽乃作詩曰

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　衛

宗二順傳傅妾退而謂其子曰今夫人難我將

欲居外使我居內此逆也處逆而生豈若守順

而死哉遂欲自殺其子泣而守之不聽詩云我

心匪石不可轉也此之謂也

漢書劉向傳乃上封事諫曰故治亂榮辱之端

在所信任信任既賢在於堅固而不移詩云我

心匪石不可轉也言守善篤也

威儀逮逮不可選也

禮記孔子閒居孔子曰威儀逮逮不可選也無體

之禮也

春秋左氏襄三十一年傳衛詩曰威儀棣棣不可選也言君臣上下父子兄弟內外大小皆有威儀也

新書容經夫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文富不可爲量多不可爲數故詩曰威儀棣棣不可選也棣棣富也不可選衆也言接君臣上下父子兄弟內外大小品事之各有容志也

列女衛宣夫人傳詩曰威儀棣棣不可選也言

其左右無賢臣皆順其君之意也
憂心悄悄慍于羣小
孟子盡心下孟子曰士憎兹多口詩云憂心悄悄
慍于羣小孔子也
荀子宥坐篇是以湯誅尹諧文王誅潘止周公
誅管叔太公誅華仕管仲誅付里乙子產誅鄧
析史付此七子者皆異世同心不可不誅也詩
曰憂心悄悄慍于羣小小人成羣斯足憂矣
韓詩外傳卷一孔子曰國亡而弗知不智也知
而不爭非忠也亡而不死非勇也修門者雖衆

不能行一於此吾故弗式也詩曰憂心悄悄慍于羣小小人成羣何足禮哉

漢書劉向傳乃上封事諫曰是昌羣小窺見間隙緣飾文字巧言醜詆流言飛文譁於民間故詩云憂心悄悄慍于羣小小人成羣誠足慍也

我思古人實獲我心

春秋左氏成九年傳穆姜出於房再拜曰敢拜大夫之重勤又賦綠衣之卒章以入（註詩邶風也取其我思古人實獲我心）

國語魯語下公父文伯之母欲室文伯饗其宗老

而爲賦綠衣之三章註綠衣詩邶風也其三章曰我思古人實獲我心以言古之賢人正其室家之道我心所善也

燕燕衛莊姜送歸妾也

列女衛姑定姜傳定姜歸其婦自送之至於野恩愛哀思悲心感慟立而望之揮泣垂涕乃賦詩曰燕燕于飛差池其羽之子于歸遠送于野瞻望不及泣涕如雨送去歸泣而望之又作詩曰先君之思以畜寡人君子謂定姜爲慈姑過而爲之厚

先君之思以勗寡人

禮記坊記子云利祿先死者而後生者則民不偝先亡者而後存者則民可以託詩云先君之思以畜寡人註此衛夫人定姜之詩也定姜無子立庶子衎是爲獻公畜孝也獻公無禮於定姜定姜作詩言獻公當思先君定公以孝於寡人

胡能有定

韓詩外傳卷九小人之聞道入之於耳出之於口苟言而已譬如飽食而嘔之其不惟肌膚無益而於志亦戾矣詩曰胡能有定

乃如之人兮德音無良

韓詩外傳卷一公甫文伯之母對曰昔是子也

吾使之事仲尼仲尼去魯送之不出魯郊贈之不與家珍病不見士之視者死不見士之流淚者死之日宮女縗經而從者十八此不足於士而有餘於婦人也吾是以不哭也詩曰乃如之人兮德音無良

列女衛宣公姜傳宣姜欲立壽乃與壽弟朔謀構伋子宣公甕朔立是爲惠公竟終无後亂及五世至戴公而後寗詩云乃如之人德音无良此之謂也

謔浪笑敖

爾雅釋詁謔浪笑敖戲謔也

凱風美孝子也

孟子告子下公孫丑問曰凱風何以不怨曰凱風

親之過小者也

後漢書東平憲王蒼傳今送光烈皇后假紒帛

巾各一及衣一篋可時奉瞻以慰凱風寒泉之

思

母氏聖善

列女孫叔敖母傳君子謂叔敖之母知道德之

次詩云母氏聖善此之謂也

有子七人莫慰母心

大戴禮記曾子立孝子曰可入也吾任其過不可入也吾辭其罪詩云有子七人莫慰母心子之辭也

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

荀子宥坐篇詩曰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子曰伊稽首不其有來乎

韓詩外傳卷一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急時辭也是故稱之日月也

不忮不求何用不臧

論語子罕子曰衣敝縕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其由也與不忮不求何用不臧

韓詩外傳卷一夫利爲害本而福爲禍先唯不求利者爲無害不求福者爲無禍詩曰不忮不求何用不臧　故非道而行之雖勞不至非其有而求之雖強不得故智者不爲非其事廉者不求非其有是以害遠而名彰也詩曰不忮不求何用不臧　傳曰安命養性者不待積委而富名號傳乎世者不待勢位而顯德義暢乎中而無外求也信哉賢者之不以天下爲名利者

也詩曰不忮不求何用不臧

匏有苦葉濟有深涉深則厲淺則揭

論語憲問旣而曰鄙哉硜硜乎莫己知也斯己而已矣深則厲淺則揭

春秋左氏襄十四年傳叔向見叔孫穆子穆子賦匏有苦葉註詩邶風也義取於深則厲淺則揭言己志在於必濟　叔向退而具舟魯人莒人先濟

國語魯語下晉叔嚮見叔孫穆子曰諸侯謂秦不恭而討之及涇而止於秦何益穆子曰豹之業及匏有苦葉矣不知其它註匏有苦葉詩邶風篇名也其詩曰匏有苦葉濟有

深涉深則厲淺則揭言其必濟不知其它也叔嚮退召舟虞與司馬曰夫苦匏不材於人共濟而已魯叔孫賦匏有苦葉必將涉矣具舟除隧不共有法

爾雅釋水濟有深涉深則厲淺則揭揭者揭衣也以衣涉水爲厲繇膝以下爲揭繇膝以上爲涉繇帶以上爲厲潛行爲泳

韓詩外傳卷一仕之善者曰懼吾私也死君吾公也吾聞君子不以私害公遂死之君子聞之曰好義哉必濟矣夫詩云深則厲淺則揭此之謂也

士如歸妻迨冰未泮

白虎通嫁娶嫁娶必以春者春天地交通萬物始生陰陽交接之時也詩云士如歸妻迨冰未泮

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德音莫違及爾同死

禮記坊記故君子仕則不稼田則不漁食時不力珍大夫不坐羊士不坐犬詩云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德音莫違及爾同死

春秋左氏僖三十三年傳臼季對曰舜之罪也殛鯀其舉也興禹管敬仲桓之賊也實相以濟詩曰

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君取節焉可也

春秋繁露竹林夫目驚而體失其容心驚而事有所忘人之情也通於驚之情者取其一美不盡其失詩云采葑采菲無以下體此之謂也

韓詩外傳卷九母曰今汝往燕私之處入戸不有聲令人踞而視之是汝之無禮也非婦無禮也於是孟子自責不敢去婦詩曰采葑采菲無以下體

列女晉趙衰妻傳姬曰詩不云乎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德音莫違及爾同死與人同寒苦雖有

小過猶與之同死而不去况於安新忘舊乎

息君夫人傳夫義動君子利動小人息君夫人不爲利動矣詩云德音莫違及爾同死此之謂也 楚昭越姬傳越姬曰妾聞信者不負其心義者不虛設其事妾死王之義不死王之好也遂自殺君子謂越姬信能死義詩曰德音莫違及爾同死越姬之謂也

不遠伊邇薄送我畿

白虎通嫁娶出婦之義必送之接以賓客之禮君子絶愈於小人之交詩云薄送我畿

燕爾新昏不我屑以

列女晉趙衰妻傳又曰讌爾新婚不我屑以蓋傷之也君其逆之無以新廢舊

白虎通嫁娶又曰燕爾新婚謂婦也

我躬不閱遑恤我後

禮記表記國風曰我今不閱皇恤我後終身之仁也

列女王陵母傳陵母既而私送使者泣曰爲老母語陵善事漢王漢王長者無以老妾故懷二心言妾已死也乃伏劍而死以固勉陵君子謂

王陵母能棄身立義以成其子詩云我躬不閱

遑恤我後終身之仁也陵母之仁及五世矣

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淺矣泳之游之

中論法象昔者成王將崩體被冕服然後發顧

命之辭季路遭亂結纓而後死白及之難夫以

之困白及之難猶不忘敬況於遊宴乎故詩曰

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淺矣泳之游之言必

濟也

凡民有喪匍匐救之

禮記檀弓晉人之覘宋者反報於晉侯曰陽門之

介夫死而子罕哭之哀而民說殆不可伐也孔子聞之曰善哉覘國乎詩云凡民有喪扶服救之雖微晉而已天下其孰能當之　孔子閒居孔子曰凡民有喪匍匐救之無服之喪也

韓詩外傳卷一宣子曰晉爲盟主而不救天罰懼及矣詩云凡民有喪匍匐救之而況國君乎於是靈公乃與師而從之宋人聞之儼然感說而晉國日昌何則以其誅逆存順詩曰凡民有喪匍匐救之趙宣子之謂也

說苑至公申包胥辭曰救亡非爲名也成功受

賜是賁勇也辭不受遂湼隱終身不見詩云凡
民有喪匍匐救之
漢書元帝紀詔曰廼者關東連遭災害飢寒疾
疫夭不終命詩不云乎凡民有喪匍匐救之
谷永傳古者穀不登虧膳災婁至損服凶年不
塈塗明王之制也詩云凡民有喪扶服捄之
式微黎侯寓於衛其臣勸以歸也
列女黎莊夫人傳其傅母閔夫人賢公反不納
憐其失意又恐其已見遣而不以時去謂夫人
曰夫婦之道有義則合無義則去今不得意胡

不去乎乃作詩曰式微式微胡不歸夫人曰婦人之道壹而已矣彼雖不吾以吾何可以離於婦道乎乃作詩曰微君之故胡爲乎中路終執貞壹不違婦道以俟君命君子故序之以編詩

式微式微胡不歸

春秋左氏襄二十九年傳公欲無入榮成伯賦式微乃歸註式微詩邶風曰式微式微胡不歸式用也義取寄寓之微陋勸公歸也

爾雅釋訓式微式微者微乎微者也

何其處也必有與也何其久也必有以也

呂氏春秋重言明日朝所進者五人所退者十

入羣臣大說荆國之衆相賀也故詩曰何其久也必有以也何其處也必有與也其莊王之謂邪

韓詩外傳卷一故禄過其功者削名過其實者損情行合名禍福不虛至矣詩云何其處也必有與也何其久也必有以也　故中心存善而日新之則獨居而樂德充而形詩曰何其處也必有與也何其久也必有以也　卷九是故君子不徼幸節嗜慾務忠信無毀於一人則名聲尙尊稱爲君子矣詩曰何其處也必有與也

有力如虎
春秋左氏襄十年傳狄虒彌建大車之輪而蒙之
以甲以爲櫓左執之右拔戟以成一隊孟獻子曰
詩所謂有力如虎者也
出宿于泲飲餞于禰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
列女魯之母師傳君子謂母師能以身教夫禮
婦人未嫁則以父母爲天旣嫁則以夫爲天其
喪父母則降服一等死二天之義也詩云出宿
于濟飲餞于禰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
問我諸姑遂及伯姊

春秋左氏文二年傳詩曰問我諸姑遂及伯姊君
子曰禮謂其姊親而先姑也
白虎通三綱六紀父之昆弟不俱謂之世叔父
之女昆弟俱謂之姑何也以爲諸父曰內親也
故別稱之也姑當外適人踈故總言之也至姊
妹亦當外適人所以別諸姊妹何以爲事諸姑
禮等可以外出又同故稱羣也至姊妹雖欲有
畧之姊尊妹卑其禮異也詩云問我諸姑遂及
伯姊
已焉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

韓詩外傳卷一　傳曰山銳則不高水徑則不深仁磏則其德不厚志與天地擬者其人不祥是伯夷叔齊卞隨介子推原憲鮑焦袁旌目申徒狄之行也其所受天命之度適至是而亡弗能改也雖枯槁弗舍也詩云亦已焉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　申徒狄曰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而亡天下吳殺子胥陳殺泄冶而滅其國故亡國殘家非無聖智也不用故也遂抱石而沉於河君子聞之曰廉矣如仁歟則吾未之見也詩曰天實爲之謂之何哉　鮑焦曰吾聞賢

者重進而輕退廉者易愧而輕死於是棄其蔬
而立槁於洛水之上君子聞之曰廉夫剛哉其
節度淺深適至於是矣詩云亦已焉哉天實爲
之謂之何哉

其虛其邪

爾雅釋訓其虛其徐威儀容止也

北風其喈雨雪其霏惠而好我攜手同歸

列女楚處莊姪傳姪曰王有五患故及三難王
曰善命後車載之君子謂莊姪雖違於禮而終
守以正詩云北風其喈雨雪霏霏惠而好我攜

手同歸此之謂也

靜女其姝俟我于城隅愛而不見搔首踟躕

韓詩外傳卷一不見道端乃陳情欲以歌道義

詩曰靜女其姝俟我于城隅愛而不見搔首踟

躕

貽我彤管

春秋左氏定九年傳靜女之三章取彤管焉

栢舟共姜自誓也

孔叢子記義於栢舟見匹婦執志之不可易也

髧彼兩髦實惟我儀之死矢靡它

列女漢孝平王后傳后曰何面目以見漢家自投火中而死君子謂平后體自然貞淑之行不爲存亡改意可謂節行不虧汚者矣詩曰髧彼兩髦實惟我儀之死矢靡他此之謂也

副笄六珈

後漢書輿服志步搖以黃金爲山題貫白珠爲桂枝相繆一爵九華熊虎赤羆天鹿辟邪南山豐大特六獸詩所謂副笄六珈者

委委佗佗

爾雅釋訓委委佗佗美也

展如之人兮邦之媛也

列女齊桓衛姬傳乃立衛姬爲夫人號管仲爲仲父曰夫人治內管仲治外寡人雖愚足以立於世矣君子謂衛姬信而有行詩曰展如之人兮邦之媛也

鶉之奔奔刺衛宣姜也

春秋左氏襄二十七年傳伯有賦鶉之奔奔註鶉之奔奔詩鄘風衛人刺其君淫亂鶉鵲之不若義取人之無良我以爲兄我以爲君也趙孟曰牀第之言不踰閾況在野乎非使人之所得聞也

人之無良我以爲兄

韓詩外傳卷九夫子曰由之所言蠻貊之言也賜之所言朋友之言也回之所言親屬之言也詩曰人之無良我以爲兄

鶉之彊彊鵲之奔奔人之無良我以爲君

禮記表記子曰惟天子受命于天士受命于君故君命順則臣有順命君命逆則臣有逆命詩曰鵲之姜姜鶉之賁賁人之無良我以爲君註姜姜賁賁爭鬬惡貌也良善也言我以惡人爲君亦使我惡如大鳥姜姜於上小鳥賁賁於下

定之方中作于楚宮

國語周語中營室之中土功其始註定謂之營室謂建亥小雪之

中定星昏正於午土功可以始也詩云定之方中作于楚宫

匪直也人秉心塞淵

列女陳寡孝婦傳孝婦曰夫爲人婦固養其舅姑者也夫不幸先死不得盡爲人子之禮今又使妾去之莫養老母是明夫之不肖而著妾之不孝不孝不信且死義何以生哉因欲自殺君子謂孝婦備於婦道詩云匪直也人秉心塞淵此之謂也

乃如之人也懷婚姻也大無信也不知命也

韓詩外傳卷一故不肖者精化始具而生氣感

動觸情縱欲反施化是以年壽亟夭而性不長
也詩曰乃如之人兮懷婚姻也大無信也不知
命也賢者不然精氣闐溢而後傷時不可過也
列女陳女夏姬傳巫臣見夏姬謂曰子歸我將
娉汝及恭王卽位巫臣娉於齊盡與其室俱至
鄭使人召夏姬曰尸可得也夏姬從之巫臣使
介歸幣於楚而與夏姬奔晉大夫子反怨之遂
與子重滅巫臣之族而分其室詩云乃如之人
兮懷婚姻也大无信也不知命也言嬖色殞命
也

相鼠刺無禮也

漢書王尊傳後謁見王太傅在前說相鼠之詩相鼠有皮人而無儀人而無儀不死何爲

春秋左氏襄二十七年傳叔孫與慶封食不敬爲賦相鼠亦不知也註相鼠詩鄘風曰相鼠有皮人而無儀人而無儀不死何爲慶封不知此詩爲己言其闇甚

韓詩外傳卷一孔子曰居處不理飲食不節勞過者病共殺之居下而好干上嗜慾無厭求索不止者刑共殺之少以敵衆弱以侮強忿不量力者兵共殺之故有三死而非命者自取之也

詩云人而無儀不死何爲　傳曰不仁之至忽其親不忠之至倍其君不信之至欺其友此三者聖王之所殺而不赦也詩曰人而無儀不死何爲　卷五分未定也則有昭穆雖公卿大夫之子孫也行絕禮義則歸之庶人遂傾覆之民牧而試之雖庶民之子孫也積學文正身行能禮義則歸之士大夫傾而待之安則畜不安則棄反側之民上放而事之官而衣食之王覆無遺材行反時者死之無赦謂之天誅是王者之政也詩曰人而無儀不死何爲　卷六子夏曰

若夫以長掩短以衆暴寡凌轢無罪之民而成威於閭巷之間者是士之甚毒而君子之所致惡也衆之所誅鋤也詩曰人而無儀不死何爲夫何以論勇於人主之前哉

列女衛二亂女傳蒯聵遂立是爲莊公殺夫人南子又殺渾良夫莊公以戎州之亂又出奔四年而出公復入將入大夫殺孔悝之母而迎公二女爲亂五世至悼公而後定詩云相鼠有皮人而無儀人而無儀不死何爲此之謂也

漢書五行志定公十五年正月鼷鼠食郊牛牛

死劉向曰爲定公知季氏逐昭公辠惡如彼親

用孔子爲夾谷之會齊人倈歸鄆讙龜陰之田

聖德如此反用季桓子淫於女樂而退孔子無

道甚矣詩曰人而亡儀不死何爲是歲五月定

公薨牛死之應也

人而無止不死何俟

列女趙悼倡后傳其後秦兵徑入莫能距遷遂

見虜於秦趙亡大夫怨倡后之譖太子及殺李

牧乃殺倡后而滅其家詩云人而無禮不死胡

俟此之謂也

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

禮記禮運夫禮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故失之者死得之者生詩曰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

春秋左氏昭三年傳君子曰禮其人之急也乎伯石之汰也一爲禮於晉猶荷其祿況以禮終始乎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其是之謂乎　定十年傳君子曰此之謂棄禮必不鈞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涉佗亦遄矣哉

晏子春秋諫上晏子蹴然改容曰凡人之所以

貴於禽獸者以有禮也故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禮不可無也　外篇晏閒之人君無禮無以臨其邦大夫無禮官吏不恭父子無禮其家必凶兄弟無禮不能久同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故禮不可去也

韓詩外傳卷一　故人之命在天國之命在禮君人者降禮尊賢而王重法愛民而霸好利多詐而危權謀傾覆而亡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

國政無禮則不行王事無禮則不成國無禮則不寧王無禮則死亡無日矣詩曰人而無禮

胡不遄死　卷三昔者先王使民以禮譬之如御也刑者鞭策也今猶無轡銜而鞭策以御也欲馬之進則策其後欲馬之退則策其前御者以勞而馬亦多傷矣今猶此也王憂勞而民多罹刑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爲上無禮則不免乎患爲下無禮則不免乎刑上下無禮胡不遄死　卷九晏子曰君好禮則有禮者至無禮者去君惡禮則無禮者至有禮者去左右何罪乎景公曰善哉乃更衣而坐觴酒三行晏子辭去景公拜送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

白虎通諫諍妻得諫夫者夫婦榮恥共之詩云
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此妻
諫夫之詩也
史記商君列傳趙良曰君又南面也而稱寡人
日繩秦之貴公子詩曰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
而無禮何不遄死以詩觀之非所以爲壽也
彼姝者子何以予之
列女鄒孟軻母傳及孟子長學六藝卒成大儒
之名君子謂孟母善以漸化詩云彼姝者子何
以予之此之謂也

彼姝者子何以告之

春秋左氏定九年傳竿旄何以告之取其忠也

韓詩外傳卷二華元以誠告子反得以解圍全二國之命詩云彼姝者子何以告之君子善其以誠相告也

列女鄒孟軻母傳孟子懼旦習勤學不息師事子思遂成天下之名儒君子謂孟母知爲人母之道矣詩云彼姝者子何以告之此之謂也

中論虛道故君子常虛其心志恭其容貌不以逸羣之才加乎衆人之上視彼猶賢自視猶不

足也故人願告之而不修詩曰彼姝者子何以告之

載馳許穆夫人作也閔其宗國顛覆自傷不能救也

春秋左氏閔二年傳許穆夫人賦載馳註詩衛風也許穆夫人痛衛之亡思歸唁之不可故作詩以言志

列女許穆夫人傳其後翟人攻衛大破之而許不能救衛侯遂奔走涉河而南至楚丘齊桓往而存之遂城楚丘以居衛侯於是悔不用其言當敗之時許夫人馳驅而弔唁衛侯因疾之而作詩云載馳載驅歸唁衛侯驅馬悠悠言至于

漕大夫跋涉我心則憂既不我嘉不能旋反視爾不臧我思不遠君子善其慈惠而遠識也

大夫跋涉我心則憂

韓詩外傳卷二嬰曰昔有宋之桓司馬得罪於宋君出於魯其馬佚而蹍吾園而食吾園之葵是歲吾聞園人亡利之半越王句踐起兵而攻吳諸侯畏其威魯往獻女吾姊與焉兄往視之道畏而死越兵威者吳也兄死者我也由是觀之禍與福相反也今衞世子甚不肖好兵吾男弟三人能無憂乎詩曰大夫跋涉我心則憂是

非類與乎

既不我嘉不能旋反視爾不臧我思不遠

韓詩外傳卷二高子問於孟子曰夫嫁娶者非己所自親也衞女何以得編於詩也孟子曰有衞女之志則可無衞女之志則怠若伊尹於太甲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簒夫道二常之謂經變之謂權權懷其常道而挾其變權乃得爲賢夫衞女行中孝慮中聖權如之何詩曰既不我嘉不能旋反視我不臧我思不遠

控于大邦誰因誰極

春秋左氏文十三年傳鄭伯與公宴于棐子家賦載馳之四章註載馳詩鄘風四章以下義取小國有急欲引大國以救助

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

韓詩外傳卷二姬曰今沈令尹相楚數年矣未嘗見進賢而退不肖也又焉得爲忠賢乎詩曰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樊姬之謂也

列女陶荅子妻傳婦曰今夫子治陶家富國貧君不敬民不戴敗亡之徵見矣願與少子俱脫詩曰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此之謂也　魯公乘姒傳似曰夫臨喪而言嫁一何不習禮也後

過時而不言一何不達人事也子內不習禮而外不達人事子不可以爲相又曰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此之謂也

淇奥美武公之德也

春秋左氏昭二年傳自齊聘于衛衛侯享之北宮文子賦淇澳註淇澳詩衛風美武公也言宣子有武公之德

孔叢子記義於淇奥見學之可以爲君子也

中論虛道衛人誦其德爲賦淇澳

瞻彼淇奥綠竹猗猗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僩兮赫兮喧兮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兮

論語學而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

禮記大學詩云瞻彼淇澳菉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僩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脩也瑟兮僩兮者恂慄也赫兮喧兮者威儀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

荀子大略篇人之於文學也猶玉之於琢磨也

詩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謂學問也和之璧井里之厥也玉人琢之爲天子寶子贛季路故鄉人也被文學服禮義爲天下列士

韓詩外傳卷二閔子曰吾出蒹葭之中入夫子之門夫子內切磋以孝外爲之陳王法心竊樂之出見羽蓋龍旂裘旃相隨心又樂之二者相攻胸中而不能任是以有菜色也今被夫子之教寖深又賴二三子切磋而進之內明於去就之義出見羽蓋龍旂旃裘相隨視之如壇土矣是以有芻豢之色詩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

傳曰天地之災隱而廢也萬物之怪書不說也無用之變不急之災棄而不治若夫君臣之義父子之親男女之别切磋而不舍詩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 卷九堂衣若曰吾始以鴻之力今徒翼耳子貢曰非鴻之力安能舉其翼詩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

說苑建本學者所以友情治性盡才者也親賢學問所以長德也論交合友所以相致也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此之謂也

列女班女婕妤傳君子謂班婕妤辭同輦之言

蓋宣后之志也進李平於同列樊姬之德也釋詛祝之譖定姜之知也求供養於東宮寘李之行也及其作賦哀而不傷歸命不怨詩云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僩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諼兮其班婕好之謂也

考槃使賢者退而窮處

孔叢子記義於考槃見遁世之士而不悶也

碩人閔莊姜也

春秋左氏隱三年傳衛莊公娶于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美而無子衛人所爲賦碩人也

列女齊女傅母傳姜交好始往操行衰惰有冶容之行淫泆之心傅母見其婦道不正諭之云子之家世世尊榮當爲民法則子之質聰達於事當爲人表式儀貌壯麗不可不自修整衣錦絅裳飾在輿馬是不貴德也乃作詩曰碩人其頎衣錦絅衣齊侯之子衛侯之妻東宮之妹邢侯之姨譚公維私砥厲女之心以高節以爲人君之子弟爲國君之夫人尤不可有邪僻之行焉

衣錦褧衣

禮記中庸詩曰衣錦尙絅惡其文之著也

譚公維私

白虎通號何以諸侯稱公詩覃公維私覃子也

大夫夙退無使君勞

列女楚莊樊姬傳王嘗聽朝罷晏姬下殿迎曰何罷晏也得無飢倦乎王曰與賢者語不知飢倦也姬曰王之所謂賢者何也曰虞邱子也姬掩口而笑曰虞邱子賢則賢矣未忠也王以姬言告虞邱子邱子避席不知所對於是避舍詩曰大夫夙退無使君勞其君者謂女君也

爾卜爾筮體無咎言

禮記坊記子云善則稱人過則稱己則民不爭善則稱人過則稱己則怨益亡詩云爾卜爾筮履無咎言註爾女也履禮也言女鄉卜筮然後與我爲禮則無咎惡之言矣言惡在己彼過淺

于嗟女兮無與士耽

韓詩外傳卷二孔子曰口欲味心欲佚教之以仁心欲兵身惡勞教之以恭好辯論而畏懼教之以勇目好色耳好聲教之以義易曰艮其限列其夤危薰心詩曰吁嗟女兮無與士耽皆防邪禁佚調和心志

士之耽兮猶可說也女之耽兮不可說也

列女魯宣繆姜傳姜曰今我婦人而與於亂固在下位而有不仁不可謂元不靖國家不可謂亨作而害身不可謂利棄位而放不可謂貞有四德者隨而无咎我皆无之豈隨也哉我則取惡能无咎乎必死於此不得出矣卒薨於東宮君子曰惜哉繆姜雖有聰慧之質終不得掩其淫亂之罪詩曰士之耽兮猶可說也女之耽兮不可說也此之謂也

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士也罔極二三其德

春秋左氏成八年傳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於齊季文子餞之私焉詩曰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士也罔極二三其德七年之中一與一奪二三孰甚焉士之二三猶喪妃耦而況霸主霸主將德是以而二三之其何以長有諸侯乎

列女魯季敬姜傳康子嘗至敬姜闔門而與之言皆不踰閾祭悼子康子與焉酢不受徹俎不讌宗不具不繹繹不盡飫則不退仲尼謂敬姜別於男女之禮矣詩曰女也不爽此之謂也

言笑晏晏信誓旦旦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

禮記表記子曰口惠而實不至怨菑及其身是故君子與其有諾責也寧有已怨國風曰言笑晏晏信誓旦旦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

芄蘭之支童子佩觿

說苑修文故君子衣服中而容貌得接其服而象其德故望玉貌而行能有所定矣詩曰芄蘭之枝童子佩觿說行能者也

河廣

鹽鐵論執務孔子曰吾於河廣知德之至也而欲得之各反其本復諸古而已

心之憂矣之子無裳

韓詩外傳卷三夫處饑渴苦血氣困寒暑動肌膚此四者民之大害也害不除未可教御也四體不掩則鮮仁人五藏空虛則無立士故先王之法天子親耕后妃親蠶先天下憂衣與食也詩曰父母何嘗心之憂矣之子無裳

木瓜衛人思之欲厚報之

春秋左氏昭二年傳宣子賦木瓜註木瓜亦衛風義取於欲厚報以爲好

孔叢子記義於木瓜見包且之禮行也

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

新書禮故禮者所以恤下也詩曰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匪報也永以爲好也上少投之則下以軀償矣弗敢謂報願長以爲好古之蓄其下者其施報如此

王風

春秋左氏襄二十九年傳爲之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東乎

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

韓詩外傳卷八文侯曰中山之君亦可好乎對

曰好詩文侯曰於詩何好曰好黍離與晨風文侯曰黍離何哉對曰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行邁靡靡中心搖搖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文侯曰怨乎曰非敢怨也時思也

新序節士於是壽閔其兄之且見害作憂思之詩黍離之詩是也其詩曰行邁靡靡中心搖搖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列女魯漆室女傳漆室女曰夫魯國有患者君

臣父子皆被其辱禍及衆庶婦人獨安所避乎吾甚憂之君子曰遠矣漆室女之思也詩云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此之謂也

啜其泣矣何嗟及矣

韓詩外傳卷二孔子曰不愼其前而悔其後嗟乎雖悔無及矣詩曰啜其泣矣何嗟及矣　曾子曰內疏而外親不亦反乎身不善而怨他人不亦遠乎患至而後呼天不亦晚乎詩曰啜其泣矣何嗟及矣

列女魯莊哀姜傳齊桓公立僖公聞哀姜與慶

父通以危魯乃名哀姜酖而殺之魯遂殺慶父
詩云啜其泣矣何嗟及矣此之謂也
後漢書張奐傳論而張奐見欺豎子揚戈邑斷
忠烈雖恨毒在心辭爵謝咎詩云啜其泣矣何
嗟及矣

葛藟周室道衰棄其九族焉
春秋左氏文七年傳昭公將去羣公子樂豫曰不
可公族公室之枝葉也若去之則本根無所庇蔭
矣葛藟猶能庇其本根故君子以爲比註詩人取以喻九族兄弟況國君乎

穀則異室死則同穴

晏子春秋諫下公曰側人之居殘人之墓淩人之喪而禁其葬是於生者施於死者無禮詩云穀則異室死則同穴吾敢不許乎

白虎通崩薨合葬者何所以同夫婦之道也故詩曰穀則異室死則同穴

漢書哀帝紀上曰朕聞夫婦一體詩云穀則異室死則同穴　外戚傳建平二年丁太后崩上曰詩云穀則異室死則同穴昔季武子成寢杜氏之墓在西階下請合葬而許之附葬之禮自

周興焉

謂予不信有如皦日

列女息君夫人傳夫人遂出見息君謂之曰人生要一死而已何至自苦妾無須臾而忘君也終不以身更貳醮生離於地上豈如死歸於地下哉乃作詩曰穀則異室死則同穴謂予不信有如皦日息君止之夫人不聽遂自殺息君亦自殺同日俱死　梁寡高行傳高行曰妾聞婦人之義一往而不改以全貞信之節念忘死而趨生是不信也貴而忘賤是不貞也棄義而從

利无以爲人乃援鏡持刃以割其鼻曰妾已刑矣所以不死者不忍幼弱之重孤也王之求妾者以其色也今刑餘之人殆可釋矣君子謂高行節禮專精詩云謂予不信有如皦日此之謂也

鄭風

春秋左氏襄二十九年傳爲之歌鄭曰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

漢書地理志其子武公與平王東遷卒定虢會之地右雒左沛食溱洧焉土陿而險山居谷汲

男女亟聚會故其俗淫鄭詩曰出其東門有女如雲又曰溱與洧方灌灌兮士與女方秉蕑兮恂盱且樂惟士與女伊其相謔此其風也

緇衣國人宜之

孔叢子記義於緇衣見好賢之心至也

緇衣之宜兮敝予又改爲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

禮記緇衣子曰好賢如緇衣註緇衣首章曰緇衣之宜兮敝予又改爲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言此衣緇衣者賢者也宜長爲國君其衣敝我願改制授之以新衣是其好賢欲其貴之甚也

春秋左氏襄二十六年傳子展相鄭伯賦緇衣註緇衣詩鄭風義取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言不敢違遠於晉

仲可懷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

春秋左氏襄二十六年傳子展賦將仲子兮註將仲子詩鄭風義取衆言可畏

國語晉語第十姜曰鄭詩云仲可懷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昔管敬仲有言小妾聞之曰畏威如疾民之上也從懷如流民之下也見懷思威民之中也畏威如疾乃能威民威在民上弗畏有刑從懷如流去威遠矣故謂之下其在辟也吾從中也鄭

詩之言吾其從之

執轡如組兩驂如舞

呂氏春秋先已詩曰執轡如組孔子曰審此言也可以爲天下子貢曰何其躁也孔子曰非謂其躁也謂其爲之於此而成文於彼也聖人組修其身而成文於天下矣

孔叢子刑論孔子曰吾聞古之善御者執轡如組兩驂如舞非策之助也是以先王盛於禮而薄於刑故民從命今也廢禮而尙刑故民彌暴

韓詩外傳卷二故有道以御之身雖無能也必

使能者爲已用也無道以御之彼雖多能猶將無益於存亡矣詩曰執轡如組兩驂如舞貴能御也　故御馬有法矣御民有道矣法得則馬和而歡道得則民安而集詩曰執轡如組兩驂如舞此之謂也　顏淵曰獸窮則齧鳥窮則啄人窮則詐自古及今窮其下能不危者未之有也詩曰執轡如組兩驂如舞善御之謂也

中論賞罰夫賞罰之於萬民猶轡策之於駟馬也轡策不調非徒遲速之分也至於覆車而摧轅賞罰之不明也則非徒治亂之分也至於滅

國而喪身可不慎乎可不慎乎故詩云執轡如組兩驂如舞言善御之可以爲國也

彼其之子舍命不渝

春秋左氏昭十六年傳子產賦鄭之羔裘註言鄭別於唐羔裘也取其彼其之子舍命不渝邦之彥兮以美韓子宣子曰起不堪也

晏子春秋雜上其僕將馳晏子撫其手曰徐之疾不必生徐不必死鹿生於野命縣於廚嬰命有繫矣按之成節而後去詩云彼已之子舍命不渝晏子之謂也

列女楚成鄭瞀傳子瞀退而與其保言曰且王

聞吾死必寤太子之不可釋也遂自殺君子曰

非至仁孰能以身誠詩曰舍命不渝此之謂也

梁節姑姊傳婦人曰彼不義之名何面目以

見兄弟國人哉吾欲復投吾子爲失母之恩吾

勢不可以生遂赴火而死君子謂節姑姊潔而

不汚詩曰彼其之子舍命不渝此之謂也

彼其之子邦之司直

春秋左氏襄二十七年傳子罕曰以誣道蔽諸侯

罪莫大焉縱無大討而又求賞無厭之甚也削而

投之君子曰彼已之子邦之司直樂喜之謂乎

韓詩外傳卷二石奢曰不私其父非孝也不行君法非忠也以死罪生不廉也君欲赦之上之惠也臣不能失法下之義也遂不去鈇鑕刎頸而死乎廷君子聞之曰貞夫法哉石先生乎孔子曰子爲父隱父爲子隱直在其中矣詩曰彼己之子邦之司直石先生之謂也　卷九晏子曰鄧聚爲吾君主鳥而亡之是罪一也使吾君以鳥之故而殺人是罪二也使四國諸侯聞之以吾君重鳥而輕士是罪三也天子聞之必將貶絀吾君危其社稷絕其宗廟是罪四也此四

罪者故當殺無赦臣請加誅焉景公曰止此亦
吾過矣願夫子爲寡人敬謝焉詩曰邦之司直
解狐曰言子者公也怨子者吾私也公事已
行怨子如故張弓射之走十步而歿可謂勇矣
詩曰邦之司直

彼其之子邦之彥兮

韓詩外傳卷二故爲人父者則願以爲子爲人
子者則願以爲父爲人君者則願以爲臣爲人
臣者則願以爲君名昭諸侯天下願焉詩曰彼
已之子邦之彥兮此君子之行也　卷九對曰

臣非能相人也觀友者也王曰善其所以任賢使能而霸天下者始遇之於是也詩曰彼己之子邦之彥兮

洵美且都

春秋左氏昭十六年傳子旗賦有女同車註有在同車取其洵美且都愛樂宣子之志

彼美孟姜德音不忘

列女楚白貞姬傳楚君子謂貞姬廉潔而誠信夫任重而道遠仁以爲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詩云彼美孟姜德音不忘此之謂

也　張湯母傳君子謂張湯母能克己感悟時主詩云彼美孟姜德音不忘此之謂也
白虎通衣裳何以知婦人亦佩玉詩云將翺將翔佩玉將將彼美孟姜德音不忘
山有扶蘇隰有荷華不見子都乃見狂且
中論審大臣以斯論之則時俗之所不譽者未必爲非也其所譽者未必爲是也故詩曰山有扶蘇隰有荷華不見子都乃見狂且言所謂好者非好醜者非醜亦由亂之所致也治世則不然矣

倡予和女

春秋左氏昭十六年傳子柳賦蘀兮註蘀兮詩取其倡予和女言宣子倡巳將和從之

列女魯公乘姒傳姒曰婦人之事唱而後和吾豈以欲嫁之故數子乎詩云蘀兮蘀兮風其吹汝叔兮伯兮唱予和汝

子惠思我褰裳涉溱子不我思豈無他人

春秋左氏昭十六年傳子太叔賦褰裳註褰裳詩曰子惠思我褰裳涉溱子不我思豈無他人宣子曰起在此敢勤子至於他人乎

白虎通衣裳何以知上爲衣下爲裳以其先言衣也詩曰褰裳涉溱所以合爲衣也

子惠思我褰裳涉洧子不我思豈無他士

呂氏春秋求人晉人欲攻鄭令叔嚮聘焉視其有人與無人子産爲之詩曰子惠思我褰裳涉洧子不我思豈無他士叔嚮歸曰鄭有人子産在焉不可攻也秦荊近其詩有異心不可攻也

既見君子云胡不夷

春秋左氏昭十六年傳子游賦風雨註風雨詩取其既見君子云胡不夷

野有蔓草零露漙兮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

春秋左氏襄二十七年傳子大叔賦野有蔓草註野有蔓草詩鄭風取其邂逅相遇適我願兮趙孟曰吾子之惠也　昭十六年傳子齹賦野有蔓草註野有蔓草詩鄭風取其邂逅相遇適我願兮宣子曰孺子善哉吾有望矣

說苑尊賢孔子之郯遭程子於途傾蓋而語終日有間顧子路曰取束帛一以贈先生子路不對有間又顧曰取束帛一以贈先生子路屑然對曰由聞之也士不中而見女無媒而嫁君子

不行也孔子曰由詩不云乎野有蔓草零露漙兮有美一人淸揚婉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今程子天下之賢士也於是不贈終身不見大德毋踰閑小德出入可也

齊風

春秋左氏襄二十九年傳爲之歌齊曰美哉泱泱乎大風也哉表東海者其太公乎國未可量也

漢書地理志至周成王時薄姑氏與四國共作亂成王滅之以封師尙父是爲太公詩風齊國是也臨菑名營丘故齊詩曰子之營兮遭我虖

嘒之間兮又曰竢我於著乎而此亦其舒緩之

體也

雞鳴故陳賢妃貞女夙夜警戒

孔叢子記義於雞鳴見古之君子不忘其敬也

東方未明顚倒衣裳顚之倒之自公召之

荀子大畧篇諸侯召其臣臣不俟駕顚倒衣裳

而走禮也詩曰顚之倒之自公召之

說苑奉使文侯於是遣倉唐賜太子衣一襲勅

倉唐以雞鳴時至太子起拜受賜發篋視衣盡

顚倒太子曰趣早駕君侯召擊也倉唐曰臣來

時不受命太子曰君侯賜擊衣不以爲寒也欲
召擊無誰與謀故勑子以雞鳴時至詩曰東方
未明顛倒衣裳顛之倒之自公召之遂西至謁
文侯大喜
取妻如之何必告父母
孟子萬章上萬章問曰詩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
母信斯言也宜莫如舜舜之不告而娶何也孟子
曰告則不得娶男女居室人之大倫也如告則廢
人之大倫以懟父母是以不告也
孔叢子論書詩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父母

在則宜圖婚若已歿則已之娶必告其廟今舜
之鯀乃父母之頑嚚也雖堯爲天子其如舜何
白虎通嫁娶男不自專娶女不自專嫁必由父
母須媒妁何遠耻防淫泆也詩云娶妻如之何
必告父母又曰娶妻如之何匪媒不得
析薪如之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
禮記坊記子云夫禮坊民所淫章民之别使民無
嫌以爲民紀者也故男女無媒不交無幣不相見
恐男女之無别也以此坊民民猶有自獻其身詩
云伐柯如之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

蓺麻如之何橫從其畝取妻如之何必告父母

甫田大夫刺襄公也

說苑復恩舟之僑遂歷階而去文公求之不得終身誦甫田之詩

無田甫田維莠驕驕

鹽鐵論地廣今中國弊落不憂務在邊境意者地廣而不耕多種而不耨費力而無功詩云無田甫田維莠驕驕其斯之謂歟

猗嗟名兮美目淸兮儀旣成兮終日射侯不出正兮展我甥兮

爾雅釋訓猗嗟名兮目上為名

中論務本魯桓公容貌美麗且多技藝然而無君才大智不能以禮防正其母使與齊侯淫亂不絕驅馳道路故詩刺之曰猗嗟名兮美目清兮儀既成兮終日射侯不出正兮展我甥兮

四矢反兮以禦亂兮

白虎通鄉射射正何為乎曰射義非一也夫射者執弓堅固心平體正然後中也二人爭勝樂以德養也勝負俱降以崇禮讓可以選士故射選士大夫勝者發近而制遠也其兵短而害長

也故可以戒難也所以必因射助陽選士者所以扶助微弱而抑其強和調陰陽戒不虞也何以知爲戒難也詩云四矢反兮以禦亂兮

魏風

春秋左氏襄二十九年傳爲之歌魏曰美哉渢渢乎大而婉險而易行以德輔此則明主也

漢書地理志魏國亦姬姓也在晉之南河曲故其詩曰彼汾一曲寘諸河之側

維是褊心是以爲刺

列女魯秋潔婦傳婦曰子束髮辭親往仕五年

乃還當所悅馳驟揚塵疾至今也乃悅路傍婦人下子之粮以金予之是忘母也忘母不孝好色淫佚是汚行也汚行不義君子曰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秋胡子婦之謂也詩云惟是褊心是以爲刺此之謂也

彼其之子美如英美如英殊異乎公行

春秋左氏宣二年傳及成公卽位乃宦卿之適子而爲之田以爲公族又宦其餘子亦爲餘子其庶子爲公行晉於是有公族餘子公行

韓詩外傳卷二君子有主善之心而無勝人之

色德足以君天下而無驕肆之容行足以及後
世而不以一言非人之不善故曰君子盛德而
卑處巳以受人旁行不流應物而不窮雖在下
位民願戴之雖欲無尊得乎哉詩曰彼其之子
美如英美如英殊異乎公行
彼其之子美如玉美如玉殊異乎公族
韓詩外傳卷二君子易和而難狎也易懼而不
可刼也畏患而不避義死好利而不爲所非交
親而不比言辯而不亂盪盪乎其義不可少也
嗛乎其廉不可劌也溫乎其仁厚之寬大也超

乎其有以殊於世也詩曰美如玉美如玉殊異乎公族

心之憂矣我歌且謠

列女魯寡陶嬰傳魯人或聞其義將求焉嬰聞之恐不得免作歌明己之不更二也君子謂陶嬰貞壹而思詩云心之憂矣我歌且謠此之謂也

心之憂矣其誰知之

韓詩外傳卷九昔者范蠡行遊與齊屠地居奄忽龍變仁義沈浮湯湯慨慨天地同憂故君子

君之安得自若詩曰心之憂矣其誰知之

陟彼屺兮瞻望母兮

列女傳魯臧孫母傳文仲將爲魯使至齊其母送之曰汝刻而無恩好盡人力窮人以威魯國不容子矣而使子之齊凡奸將作必於變動害子者其於斯發事乎汝其戒之君子謂臧孫母識微見遠詩云陟彼屺兮瞻望母兮此之謂也

河水淸且漣猗

爾雅釋水河水淸且瀾漪大波爲瀾小波爲淪直波爲徑

伐檀刺貪也

孔叢子記義於伐檀見賢者之先事後食也

漢書王吉傳至於積功治人亡益於民此伐檀所爲作也

彼君子兮不素餐兮

孟子盡心上公孫丑曰詩曰不素餐兮君子之不耕而食何也孟子曰君子居是國也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其子弟從之則孝弟忠信不素餐兮孰大於是

春秋繁露仁義法又曰坎坎伐輻彼君子兮不

素餐兮先其事後其食謂治身也

韓詩外傳卷二商容辭曰吾嘗馮於馬徒欲以伐紂而不能愚也不爭而隱無勇也愚且無勇不足以備三公遂固辭不受命君子聞之曰商容可謂內省而不誣能矣君子哉去素餐遠矣詩曰彼君子兮不素餐兮商先生之謂也　李離對曰夫無能以事君闇行以臨官是無功以食祿也臣不能以虛自誣遂伏劍而死君子聞之曰忠矣乎詩曰彼君子兮不素餐兮李先生之謂也

潛夫論三式先王之制繼體立諸侯以象賢也子孫雖有食舊德之義然封疆立國不爲諸侯張官置吏不爲大夫必有功於民乃得保位故有考績黜刺九錫三削之義詩云彼君子兮不素餐兮由此觀之未有得以無功而祿者也

彼君子兮不素飧兮

說苑修文故古者見生三日桑弧蓬矢六射天地四方天地四方者男子之所有事也必有意其所有事然後敢食穀故曰不素飡兮此之謂也

列女齊田稷母傳其母曰吾聞士修身潔行不爲苟得竭情盡實不行詐僞非義之事不計於心非理之利不入於家言行若一情貌相副君子謂稷母廉而有化詩曰彼君子兮不素飧兮无功而食祿不爲也況於受金乎

碩鼠刺重斂也

鹽鐵論取下及周之末塗德惠塞而嗜欲衆君奢侈而上求多民困於下怠於公事是以有履畝之稅碩鼠之詩也

說苑善說甯戚飯牛於康衢擊車輻而歌碩鼠

光琦謹據後漢書馬融傳註引本與呂氏春秋舉難擊牛角疾歌高註歌碩鼠也相合今本說苑作擊車輻而歌顧見桓公得之時霸也顧見卯碩鼠字之譌耳

逝將去汝適彼樂土樂土樂土爰得我所

韓詩外傳卷二妻曰君使不從非忠也從之是遺義也不如去之論語曰色斯舉矣翔而後集接輿之妻是也詩曰逝將去汝適彼樂土適彼樂土爰得我所　伊尹知大命之將至舉觴造桀曰君王不聽臣言大命至矣亡無日矣於是伊尹接履而趨遂適於湯湯以爲相可謂適彼樂土爰得其所矣詩曰逝將去汝適彼樂土適

彼樂土爰得我所

白虎通諫諍其不待放者亦與之物明有介土無介民也詩曰逝將去汝適彼樂土

逝將去汝適彼樂國樂國樂國爰得我直

韓詩外傳卷二田饒曰臣聞食其食者不毀其器陰其樹者不折其枝有臣不用何書其言遂去之燕燕立以爲相三年燕政太平國無盜賊詩云逝將去汝適彼樂國適彼樂國爰得我直

逝將去汝適彼樂郊樂郊樂郊誰之永號

新序節士遂去而之介山之上文公使人求之

不得爲之避寢三月號呼朞年詩曰逝將去汝適彼樂郊適彼樂郊誰之永號此之謂也

唐風

春秋左氏襄二十九年傳爲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不然何憂之遠也非令德之後誰能若是

漢書地理志至成王滅唐而封叔虞唐有晉水及叔虞子燮爲晉侯云故參爲晉星其民有先王遺教君子深思小人儉陋故唐詩蟋蟀山樞葛生之篇曰今我不樂日月其邁宛其死矣它

人是婾百歲之後歸于其居皆思奢儉之中念
死生之慮
蟋蟀儉不中禮
孔叢子記義於蟋蟀見陶唐儉德之大也
鹽鐵論力耕昔季文子相魯妻不衣帛馬不秣
粟孔子曰不可大儉極下此蟋蟀所爲作也
無已大康職思其居好樂無荒良士瞿瞿
春秋左氏襄二十七年傳印段賦蟋蟀註蟋蟀詩唐風曰無
已大康職思其居好樂無荒
良士瞿瞿言瞿瞿然顧禮儀趙孟曰善哉保家之
主也吾有望矣

無已大康職思其憂

列女窓康公母傳其母曰夫粲姜之物歸汝而何德以堪之王猶不堪況爾小醜乎君子爲窓母爲能識微詩云无已太康職思其憂此之謂也

好樂無荒良士休休

列女楚子發母傳使人數之曰今子爲將士卒并分菽粒而食之子獨朝夕芻豢黍粱何也詩不云乎好樂無荒良士休休言不失和也

子有衣裳弗曳弗婁子有車馬弗馳弗驅

韓詩外傳卷二人謂子賤則君子矣佚四肢全耳目平心氣而百官理任其數而已巫馬期則不然乎然事情勞力教詔雖治猶未至也詩曰子有衣裳弗曳弗屢子有車馬弗馳弗驅

我聞有命

春秋左氏定十年傳駟赤對曰臣之業在揚水卒章之四言矣註揚水詩唐風卒章四言曰我聞有命

彼其之子碩大且篤

韓詩外傳卷二子路曰夫士欲立身行道無顧難易然後能行之欲行義猶名無顧利害而後

能行之詩曰彼已之子碩大且篤非𡨋篤修身行之君子其孰能與之哉
肅肅鴇羽集于苞栩王事靡盬不能蓺稷黍父母何怙悠悠蒼天曷其有所
韓詩外傳卷二子路曰由也心慚故先負薪歸孔子援琴而彈詩曰肅肅鴇羽集于苞栩王事靡盬不能蓺稷黍父母何怙悠悠蒼天曷其有所予道不行邪使汝願者
鹽鐵論執務若今則繇役極遠盡寒苦之地危難之處涉胡越之域今茲往而來歲還父母延

頸而西望男女怨曠而相思身在東楚志在西河故一人行而鄉曲恨一人死而萬人悲詩云王事靡盬不能藝稷黍父母何怙念彼恭人涕零如雨豈不懷歸畏此罪罟

秦風

春秋左氏襄二十九年傳爲之歌秦曰此之謂夏聲夫能夏則大大之至也其周之舊乎

漢書地理志天水隴西山多林木民旨板爲室屋及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皆迫近戎狄修習戰備高上氣力旨射獵爲先故秦詩曰在其板屋

又曰王于興師修我甲兵與子偕行及車轔四

載小戎之篇皆言車馬田狩之事

既見君子並坐鼓瑟

列女齊孤逐女傳王曰夫牛鳴而馬不應非不

聞牛聲也異類故也此人必有與人異者矣遂

見與之語三日詩云既見君子並坐鼓瑟此之

謂也

公之媚子從公于狩

列女漢馮昭儀傳建昭中上幸虎圈鬭獸後宮

皆從熊逸出圈攀欄欲上殿左右貴人傅昭儀

皆驚走而馮婕妤直當熊而立左右格殺熊天子問婕妤人情皆驚懼何故當熊對曰妾聞猛獸得人而止妾恐至御坐故以身當之君子謂昭儀勇而慕義詩云公之媚子從公于狩論語云見義不爲無勇也昭儀兼之矣

言念君子溫其如玉在其板屋亂我心曲

禮記聘義子貢問於孔子曰敢問君子貴玉而賤碈者何也爲玉之寡而碈之多與孔子曰非爲碈之多故賤之也玉之寡故貴之也夫昔者君子比德如玉焉溫潤而澤仁也縝密以栗知也廉而不

劌義也垂之如隊禮也叩之其聲清越以長其終詘然樂也瑕不掩瑜瑜不掩瑕忠也孚尹旁達信也氣如白虹天也精神見於山川地也圭璋特達德也天下莫不貴者道也詩云言念君子溫其如玉故君子貴之也

韓詩外傳卷二孔子曰士有五有勢尊貴者有家富厚者有資勇悍者有心智愚者有貌美好者有勢尊貴者不以愛民行義理而反以暴敖家富厚者不以賑窮救不足而反以侈靡無度資勇悍者不以衛上攻戰而反以侵陵私鬭心

智愚者不以端計數而反以事奸飾詐貌美好者不以統朝涖民而反以蠱女縱欲此五者所謂士失其美質者也詩曰溫其如玉在其板屋亂我心曲

厭厭良人秩秩德音

列女楚於陵妻傳妻曰夫結駟連騎所安不過容膝食方丈於前甘不過一肉今以容膝之安一肉之味而懷楚國之憂其可乎亂世多害妾恐先生之不保命也君子謂於陵妻爲有德行詩云愔愔良人秩秩德音此之謂也

顏如渥丹其君也哉

韓詩外傳卷二上之人所遇色爲先聲音次之事行而後故望而宜爲人君者容也近而可信者色也發而中者言也文而可觀者行也故君子容色天下儀象而望之不服言而宜人爲人君者詩曰顏如渥丹其君也哉

君子至止黻衣繡裳佩玉將將壽考不忘

中論爵祿詩云君子至止黻衣繡裳佩玉鏘鏘壽考不忘黻衣繡裳君子之所服也愛其德故美其服也暴亂之君子非無此服也而民弗美

也

黃鳥哀三良也國人刺穆公以人從死

春秋左氏文六年傳秦伯任好卒以子車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爲殉皆秦之良也國人哀之爲之賦黃鳥

史記秦本紀繆公卒葬雍從死者百七十七人秦之良臣子輿氏三人名曰奄息仲行鍼虎亦在從死之中秦人哀之爲作歌黃鳥之詩

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孔叢子記義顏讎由善事親子路義之後讎由

以非罪執於義將厄子路請以金贖焉人將許之既而二三子納金於子路以入衛或謂孔子曰受人之金以贖其私昵義乎子曰詩云如可贖兮人百其身苟出金可以生人雖百倍古人不以為多

鴥彼晨風鬱彼北林未見君子憂心欽欽如何如何忘我實多

韓詩外傳卷八文侯曰晨風謂何對曰鴥彼晨風鬱彼北林未見君子憂心欽欽如何如何忘我實多於是文侯大悅曰欲知其子視其母欲

知其君視其所使中山君不賢惡能得賢遂廢太子訢召中山君以爲嗣

王于興師修我戈矛與子同仇

春秋左氏定四年傳申包胥如秦乞師秦哀公爲之賦無衣（註詩秦風取其王于興師修我戈矛與子同仇與子偕作與子同行）

我送舅氏曰至渭陽何以贈之路車乘黃

列女秦穆公姬傳穆姬之弟重耳入秦秦送之晉是爲晉文公太子罃思母之恩而送其舅氏也作詩曰我送舅氏曰至渭陽何以贈之路車乘黃

陳風

春秋左氏襄二十九年傳爲之歌陳曰國無主其能久乎

漢書地理志周武王封舜後嬀滿於陳是爲胡公妻以元女大姬婦人尊貴好祭祀用史巫故其俗巫鬼陳詩曰坎其擊鼓宛丘之下亡冬亡夏值其鷺羽又曰東門之枌宛丘之栩子仲之子婆娑其下此其風也

不績其麻市也婆娑

後漢書王符傳詩刺不績其麻市也婆娑又婦

人不修中饋休其蠶織而起學巫祝鼓舞事神

呂欺誣細民熒惑百姓妻女

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泌之洋洋可以樂飢

韓詩外傳卷二子夏對曰雖居蓬戶之中彈琴

以詠先王之風有人亦樂之無人亦樂之亦可

發憤忘食矣詩曰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泌之洋

洋可以療饑

列女楚老萊妻傳至江南而止曰鳥獸之解毛

可績而衣之據其遺粒足以食也老萊子乃隨

其妻而居之民從而家者一年成落三年成聚

君子謂老萊妻果於從善詩曰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泌之洋洋可以療飢此之謂也

彼美淑姬可與晤言

韓詩外傳卷九北郭先生卽謂婦人曰楚欲以我爲相婦人曰以容膝之安一肉之味而殉楚國之憂其可乎於是遂不應聘與婦去之詩曰彼美淑姬可與晤言

列女晉文齊姜傳君子謂齊姜潔而不瀆能育君子於善詩云彼美孟姜可與寤言此之謂也

魯黔婁妻傳君子謂黔婁妻爲樂貧行道詩

曰彼美淑姬可與寤言此之謂也
墓門有棘斧以斯之夫也不良國人知之知而不已誰昔然矣
列女陳辯女傳晉大夫解居甫使於宋道過陳遇採桑之女止而戲之曰女爲我歌我將舍汝採桑女乃爲之歌曰墓門有棘斧以斯之夫也不良國人知之知而不已誰昔然矣
墓門有梅有鴞萃止夫也不良歌以訊之訊予不顧顛倒思予
列女陳辯女傳大夫又曰爲我歌其二女曰墓

門有梅有鴞萃止夫也不良歌以訊止訊予不顧顚倒思予大夫曰其梅則有其鴞安在女曰陳小國也攝乎大國之間因之以饑餓加之以師旅其人且亡而况鴞乎大夫乃服而釋之

檜風

春秋左氏襄二十九年傳自檜以下無譏焉

我心傷悲兮聊與子同歸兮

列女齊杞梁妻傳既葬曰吾何歸矣夫婦人必有所倚者也父在則倚父夫在則倚夫子在則倚子今吾上則无父中則无夫下則无子內无

所依以見吾誠外无所倚以立吾節吾豈能更二哉亦死而已遂赴淄水而死君子謂杞梁之妻貞而知禮詩云我心傷悲聊與子同歸此之謂也

匪風發兮匪車偈兮顧瞻周道中心怛兮

韓詩外傳卷二傳曰國無道則飄風厲疾暴雨折木陰陽錯氛夏寒冬溫春熱秋榮日月無光星辰錯行民多疾病國多不祥羣生不壽而五穀不登當成周之時陰陽調寒暑平羣生遂萬物寧故曰其風治其樂連其驅馬舒其民依依

其行遲遲其意好好詩曰匪風發兮匪車揭兮

顧瞻周道中心怛兮

漢書王吉傳吉上疏諫曰臣聞古者師日行三十里吉行五十里詩云匪風發兮匪車揭兮顧瞻周道中心惻兮說曰是非古之風也發發者是非古之車也揭揭者蓋傷之也

誰能亨魚溉之釜鬵誰將西歸懷之好音

說苑善說於是楚王發使一駟副使二乘追公子晳濮水之上子晳還重於楚遽伯玉之力也故詩曰誰能亨魚溉之釜鬵誰將西歸懷之好

音此之謂也

心之憂矣於我歸說

禮記表記子曰君子不以口譽人則民作忠故君子問人之寒則衣之問人之飢則食之稱人之善則爵之國風曰心之憂矣於我歸說註欲歸其所說忠信之人也

三百赤芾

後漢書東平憲王蒼傳宜當暴骸膏野爲百僚先而愚頑之質加以固病誠羞負乘辱汚輔將之位將被詩人三百赤紱之刺

維鵜在梁不濡其翼彼其之子不稱其服

禮記表記是故君子服其服則文以君子之容有其容則文以君子之辭遂其辭則實以君子之德是故君子恥服其服而無其容恥有其容而無其辭恥有其辭而無其德恥有其德而無其行是故君子衰絰則有哀色端冕則有敬色甲冑則有不可辱之色詩云維鵜在梁不濡其翼彼其之子不稱其服 註鵜鵜胡汚澤也汚澤善泥水之中在魚梁以不濡汚其翼爲才如君子以稱其服爲有德

春秋左氏僖二十四年傳君子曰服之不衷身之

災也詩曰彼已之子不稱其服子臧之服不稱也

夫

彼其之子不遂其媾

國語晉語第十子玉曰則請止狐偃王曰不可曹

詩曰彼已之子不遂其媾鄭之也夫鄭而效之鄭

又甚焉效鄭非義也

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如結兮

禮記緇衣子曰下之事上也身不正言不信則義

不壹行無類也子曰言有物而行有格也是以生

則不可奪志死則不可奪名故君子多聞質而守

之多志質而親之精知畧而行之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一也

荀子勸學篇是故無冥冥之志者無昭昭之明無惛惛之事者無赫赫之功行衢道者不至事兩君者不容目不兩視而明耳不兩聽而聰螣蛇無足而飛梧鼠五技而窮詩曰尸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如結兮故君子結於一也

淮南子詮言訓買多端則貧工多技則窮心不一也故木之大者害其條水之大者害其身有

智而無術雖鑽之不通有百技而無一道雖得之弗能守故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一也其儀一也心如結也君子其結於一乎

韓詩外傳卷二凡治氣養心之術莫徑由禮莫優得師莫愼一好好一則博博則精精則神神則化是以君子務結心乎一也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如結兮

說苑反質詩云鳲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傳曰鳲鳩之所以養七子者一心也君子之所以理萬物者一儀也以一儀理物天

心也五者不離合而爲一謂之天心在我能因自深結其意於一故一心可以事百君百心不可以事一君是故誠不遠也夫誠者一也一者質也君子雖有外文必不離內質矣

列女魏芒慈母傳於是前妻中子犯魏王令當死慈母憂戚悲哀帶圍減尺朝夕勤勞以救其罪君子謂慈母一心詩云尸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如結兮言心之均一也尸鳩以一心養七子君子以一儀養萬物一心可以事百君百心不可以事一君此

之謂也

潛夫論交際唯有古烈之風志義之士爲不然

爾恩有所結終身無解心有所矜賤而益篤詩

云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心如結兮

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是四國

孝經聖治章君子則不然言思可道行思可樂德

義可尊作事可法容止可觀進退可度以臨其民

是以其民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成其德教而

行其政令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

禮記經解其在朝廷則道仁聖禮義之序燕處則

聽雅頌之音行步則有環佩之聲升車則有鸞和之音居處有禮進退有度百官得其宜萬事得其序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是四國此之謂也　緇衣子曰爲上可望而知也爲下可述而志也則君不疑於其臣而臣不惑於其君矣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　大學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其爲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也

荀子君子篇故尚賢使能等貴賤分親疏序長幼此先王之道也故尚賢使能則主尊下安貴賤有等則令行而不流親疏有分則施行而不

悖長幼有序則事業捷成而有所休故仁者仁此者也義者分此者也節者死生此者也忠者惇慎此者也兼此而能之備矣備而不矜一自善也謂之聖不矜矣夫故天下不與爭能而致善用其功有而不有也夫故爲天下貴矣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是四國此之謂也　富國篇人皆亂我獨治人皆危我獨安人皆失喪之我按起而治之故仁人之用國非特將持其有而已也又將兼人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是四國此之謂也　議

兵篇是以堯伐驩兜舜伐有苗禹伐共工湯伐有夏文王伐崇武王伐紂此四帝兩王皆以仁義之兵行於天下也故近者親其善遠方慕其德兵不血刃遠邇來服德盛於此施及四極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不忒此之謂也

呂氏春秋先已昔者先王成其身而天下成治其身而天下治故善響者不於響於聲善影者不於影於形爲天下者不於天下於身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是四國言正諸身也

列女衛姑定姜傳定姜曰是先君宗卿之嗣也大國又以爲請而弗許將亡雖惡之不猶愈於亡乎君其忍之夫安民而宥宗卿不亦可乎定公遂復之君子謂定姜能遠患難詩曰其儀不忒正是四國此之謂也　楚昭貞姜傳夫人曰妾聞之貞女之義不犯約勇者不畏死守一節而已妾知從使者必生留必死然棄約越義而求生不若留而死耳君子謂貞姜有婦節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此之謂也

淑人君子正是國人正是國人胡不萬年

韓詩外傳卷二君子學之則爲國用故動則安百姓議則延民命詩曰淑人君子正是國人正是國人胡不萬年　卷九士褐衣縕著未嘗完也糲藿之食未嘗飽也世俗之士即以爲羞耳及其出則安百議用則延民命世俗之士超然自知不及遠矣詩曰正是國人胡不萬年

下泉思治也

孔叢子記義於下泉見亂世之思明君也

豳風

周禮籥章仲春晝龡豳詩以逆暑仲秋夜迎寒亦

如之凡國祈年于田祖龡豳雅國祭蜡則龡豳頌

春秋左氏襄二十九年傳爲之歌豳曰美哉蕩乎

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

漢書地理志昔后稷封斄公劉處豳大王徙郊

文王作酆武王治鎬其民有先王遺風好稼穡

務本業故豳詩言農桑衣食之本甚備

七月陳王業也

孔叢子記義於七月見豳公之所造周也

後漢書王符傳是故明王之養民憂之勞之教

之誨之愼微防萌以斷其邪七月之詩大小教

之終而復始

七月流火

漢書律厤志哀公十二年冬十二月流火建戌之月也是月也螽故傳曰火伏而後蟄者畢今火猶西流司厤過也詩曰七月流火

四之日舉趾同我婦子饁彼南畂

漢書食貨志春令民畢出在壄冬則畢入於邑其詩曰四之日舉趾同我婦子饁彼南畮又曰十月蟋蟀入我牀下嗟我婦子聿爲改歲入此室處所㠯順陰陽備寇賊習禮文也

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

孟子滕文公上孟子曰民事不可緩也詩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

荀子大畧篇然則賜願息耕孔子曰詩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耕難耕焉可息哉

鹽鐵論散不足古者庶人春夏耕耘秋冬收藏昏晨力作夜以繼日詩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

二之日鑿冰冲冲三之日納于淩陰四之日其蚤獻

羔祭韭

春秋左氏昭四年傳七月之卒章藏冰之道也註七月詩豳風卒章曰二之日鑿冰沖沖謂十二月鑿而取之三之日納于凌陰凌陰冰室也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謂二月春分蚤開冰室以薦宗廟

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女下民或敢侮予

孟子公孫丑上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孔子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

東山周公東征也

孔叢子記義於東山見周公之先公而後私也

親結其縭九十其儀

韓詩外傳卷二嫁女之家三夜不息燭思相離也取婦之家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是故昏禮不賀人之序也三月而廟見稱來婦也厥明見舅姑舅姑降於西階婦升自阼階授之室也憂思三日三月不殺孝子之情也故禮者因人情爲文詩曰親結其縭九十其儀言多儀也

周公東征四國是皇

春秋公羊僖四年傳古者周公東征則西國怨西

征則東國怨註此道黜陟之時也詩云周公東征四國是皇

白虎通巡狩三年小備二伯出述職黜陟一年物有終始歲有所成方伯行國時有所生諸侯行邑傳曰周公入爲三公出爲二伯中分天下出黜陟詩曰周公東征四國是皇言東征述職周公黜陟而天下皆正也

伐柯伐柯其則不遠

禮記中庸子曰道不遠人人之爲道而遠人不可以爲道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執柯以伐柯睨而視之猶以爲遠

國語越語下范蠡進諫曰臣聞之聖人之功時爲之庸得時弗成天有還形天節不遠五年復反小凶則近大凶則遠先人有言曰伐柯伐柯其則不遠

韓詩外傳卷二夫人者說人者也形而爲仁義動而爲法則詩曰伐柯伐柯其則不遠

潛夫論明忠若鷹也然獵夫御之猶使終日奮擊而不敢怠豈有人臣而不可使盡力者乎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

狼跋美周公也

孔叢子記義於狼跋見周公之遠志所以爲聖
也
德音不瑕
春秋左氏昭二十年傳聲亦如味一氣二體三類
四物五聲六律七音八風九歌以相成也淸濁小
大短長疾徐哀樂剛柔遲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
濟也君子聽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故詩曰德音
不瑕
孔叢子廣訓公孫碩膚德音不瑕道成王大美
聲稱遠也

詩書古訓　卷一　國風　六

從弟阮先校字